

相关链接

年轻充满活力

埃里克15岁离家独自创业面临诸多挑战。他将自己的公司注册在母亲名下，租房也得由母亲出面。在线旅游公司Expedia规定，年满18岁才可订购旅行服务，他不得不把自己挂靠在瓦尼安一家下属公司里。他最近拿到了学员驾照，但还得打车出行。许多许可证，受年龄限制。

社交生活是他的另一个烦恼。在硅谷，他的朋友圈里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觉得自己很难和同龄人开展“有质量的对话”。

不过，在硅谷，年轻是一张珍贵“名片”。在Sprayable Energy实习时，他在一家餐厅吃早餐时偶遇风投家保罗·格雷厄姆。他很紧张，说话有些语无伦次。可格雷厄姆认出了他，亲切地叫他“早餐男孩”。

去年秋，他向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提出了申请，同时还申请了针对少年创业的泰尔奖学金。他在斯坦福大学旁听Y Combinator29岁总裁山姆·奥特曼的课程。他还受邀参加各种圈内活动，包括面向青少年的TEDxTeen研讨会等。

几个月前，他给昔日那位宣称他只能给麦当劳打工的老师发了封电子邮件，附加了一系列有关他报道的链接。邮件的标题是：“瞧瞧现在的我！”

乔布斯超级粉丝 沉迷于流行技术

16岁的硅谷创业新秀埃里克

“学霸”家庭的另类

埃里克的父母上世纪80年代相识于斯坦福大学，当时父亲保罗在读电子工程学博士，母亲洛娜在读物理学博士。两人结婚后，带着3个孩子回到保罗的家乡爱达荷州的波斯特福尔斯，开了一家名叫LCF的公司，主要研制干扰简易爆炸装置的特种信号放大器。

波斯特福尔斯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芬曼夫妇并不指望当地教育体系，更多是在家里教育两个大儿子。他们在公司给每个儿子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让他们尽情追随自己的兴趣。现年28岁的大儿子司考特16岁入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5岁的二儿子罗斯16岁上了哈佛，如今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人工智能博士。

小儿子埃里克不喜欢家庭式教育，于是父母把他送去当地学校，可学校都不愿意接受他。一个老师甚至说，他应该辍学，将来只能在麦当劳打工。可家人确信他很聪明。LCF公司刚刚起步时，一家人住在汽车旅店里。那时，埃里克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却溜到配电间按下开关，清除了旅店的订房记录。

还有一次，他悄悄爬进妈妈的卧室，用棉签擦拭熟睡中妈妈的嘴唇，然后利用棉签上的唾液样本制作了一幅DNA图画，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妈妈。

美国16岁少年埃里克·芬曼(见图)售出用1000美元购入的100个比特币，挣了10万美元。他开始独自创业：做游戏软件，打造视频教学交易平台，变革传统招聘模式……点子一个接一个，是硅谷里的一颗小小明星。

可是，刚满16岁，他已经觉得自己老了。

“最渴望成功的人”

埃里克像两个哥哥一样，对流行技术抱有浓厚兴趣。他是科技博客Verge的忠实读者，沉迷于精巧的机械装置，是乔布斯的超级粉丝，熟读其每一篇演讲。

2013年，埃里克用外婆给他的1000美元购买100个比特币。一年后，罗斯又给了他一本书，是美国最大网上社区Reddit联合创始人亚力克西·瓦尼安写的《无需他人许可》，宣扬互联网能让任何人成为企业家。埃里克被这本书深深吸引，热切希望见到瓦尼安本人。恰好瓦尼安要举办一个慈善活动，门票8500



美元。听说1个比特币涨到1200美元后，他以10万美元出手持有的比特币，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瓦尼安。瓦尼安说，“就他这个年龄，他是我见到的最渴望成功的人。”

辍学投身创业中

利用剩余的钱，埃里克在E-lance网站找了一名自由程序员，仿照风靡一时的网络游戏《笨鸟先飞》编了一个新游戏，一周后在安卓应用商店出售。这次尝试没赚到什么钱。

此时，他又有了一个新想法。建立一个视频教学交易平台，让师资力量薄弱的偏远地区孩子能够通过网络找到经验丰富的教学专家。他

在世界范围内聘请设计师和程序员，很快便创建了网站Botangle。

在创建网站的过程中，他发现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在实践中学习。妈妈和哥哥建议他辍学，以便全身心投入到创业中。

埃里克在Reddit上主持了一场问答秀，他的自我介绍非常吸引人：“我今年15岁，全世界有20个人为我的公司Botangle工作。”许多人给他留言，他在推特等社交网站上迅速蹿红。

“实习一天”受欢迎

这场问答秀还让他得到一个在帕罗奥图市新创企业Sprayable Energy实习的机会。此间，他和另一名实习生决定举办一场名叫“实习一天”的活动，用人公司先和潜在实习生快速见面，从中挑出部分人选，在当天就公司项目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此作为选拔实习生的终极标准。

“实习一天”活动得到斯坦福加速器StartX的支持，Sprayable Energy公司是首批参与的一百家公司之一。埃里克又在另外8个城市开展系列活动，均得到积极反馈。

10月26日，埃里克16岁了。“我开始数自己的日子，我觉得已经老了。”他说，“16岁，不再令人瞩目了。它敦促我更加努力，取得更大成就。”

唐昀

成立“绿色力量”组织 国内首创垃圾分类 印度大妈使拾荒者变绿色工人

给拾荒者一个组织

4年前，25岁的拾荒者安比卡·阿雅帕每天衣衫褴褛，穿梭于印度“软件之都”班加罗尔的大街小巷，在路边的垃圾箱里翻寻可回收物，晚上卖给收废品的人，生意好时，每天收入也不过2美元。

如今，她的日常生活不一样了。每天出门前，她会挑选整洁的外衣，披上纱丽，佩戴拾荒者的身份牌。她有了固定的工作地点——一家社区垃圾收购站，由她和丈夫经营。

她参加了当地一个拾荒者合作组织“绿色力量”。该组织创始人之一谢卡尔在美国生活了23年，4年前搬到班加罗尔，原准备开始退休生活，可没过几个月，便闲不住了。

她看到报纸上经常有关于城市垃圾泛滥的报道，不少民间组织在探讨解决方案，“可没有一个人谈及拾荒者群体”，她说，“这座城市有两万名拾荒者，其中不少是熟练工，不应被忽视。”

于是，她搁置了自己的退休计划，成立了“绿色力量”组织。

给拾荒者一份自信

她首先走访各个贫民区，说服拾荒者加入“绿色力量”组织，立即得到200多人响应，之后队伍不断壮大。组织向每名成员收取会费50卢比，折合美元不足1美元，用于购

现年50岁的印度大妈娜丽尼·谢卡尔(见图)从美国回到祖国，原打算在班加罗尔安度晚年，可没多久就闲不住了。她把当地拾荒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体面地工作。在她眼里，这些出身卑微的“贱民”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经过培训，他们将成为城市环保事业的一支中坚力量。



置制服、磅秤等物品，并培训成员。

加入组织意味着拾荒者从此不必穿街走巷，而是向组织为他们牵线搭桥的垃圾生产“大户”提供定点服务，比如公寓楼、酒店、写字楼等。

以前，公寓楼里的居民绝不会允许拾荒者进入他们的住宅区直接拣拾垃圾，如今，这一禁忌已被打破。最初，“绿色力量”与城西的4座公寓楼达成合作，之后迅速扩大到全城41座公寓楼，覆盖1万户人家。谢卡尔说，“开始时，拾荒者既害羞，又犹豫，现在已经对自己的工作自信多了。”

“绿色力量”还和有关方面签定协议，由拾荒者管理城里31个垃圾

回收站。他们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或制成堆肥，在印度这是个创举，因为这里的垃圾从来都是混为一堆，一扔了事。拾荒者经“绿色力量”培训，了解了沼气和温室效应。“他们是默默无闻的环保工作者，‘绿色工人’，为减少温室效应贡献自己的力量。”谢卡尔说。

给拾荒者一个保障

“绿色力量”自2011年成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绩是对拾荒者进行注册，为其颁发身份牌，使“拾荒”成为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这在印度堪称首创。

“拾荒者的身份牌和市长的名牌看上去没什么两样，”谢卡尔说。

如今，超过7000名拾荒者进行了职业注册，获得这样的身份牌。

拾荒者是城市中最被忽视的贫困人群，他们居住在郊区的贫民窟，从种姓上说大多属于最卑微的“贱民”，是所谓的“不可接触者”，只能从事拾荒、粪便处理、动物屠宰之类“肮脏的职业”。

谢卡尔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改变针对拾荒者的政策。她做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名拾荒者平均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拣拾60到90公斤垃圾，如把全市1.5万名拾荒者组织起来，每年可为这座城市节约8.4亿卢比(约合1360万美元)。

谢卡尔认为，改变对拾荒者的态度是最大的挑战。她说，“连社会公平部都把乞丐和拾荒者归为一类。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

如今，情况正在逐渐改善。拾荒者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持证上岗，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医疗保险、贷款和其他福利。令谢卡尔激动的是，“绿色力量”最年长的一名成员近日退休，每月能领到2000卢比退休金(约合32美元)。

在谢卡尔的构想中，有那么一天，拾荒者成为企业家，在这座城市里，到处可见由他们建造的生物气电站和干垃圾处理站。

她的下一个计划是筹款添置10辆垃圾运输车，以利于与私人承包商竞争。

唐昀

相关链接

倾听拾荒者期望

定居班加罗尔之前，谢卡尔在美国加州居住了23年，后来返回印度，在浦那和孟买生活数年。1997年，她在浦那与人联合创建了一个拾荒组织，如今成员超过9000人。这段经历为她开辟班加罗尔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时，她致力于反对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活动，帮助加州的人口买卖受害者获得法律援助，为受到家庭暴力迫害的移民妇女提供庇护。她服务的团队曾为1000多名饱受苦难的移民妇女提供公共律师服务。

“我不愿看到人们失去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我的动力。”谢卡尔说。在美国那段生活让她感悟颇多。“我意识到，你得和社区里的人们打成一片，同时，你也得和官员打交道。”

她和拾荒者的密切关系是她成功的秘诀。穆罕默德·曼苏尔拾荒25载，从未见过有谁像谢卡尔那样关心拾荒者的生活状态。“她很爱我们。别人认为我们很脏，不愿靠近我们，除非有所企图，可她总是在倾听。”曼苏尔说。

激励谢卡尔与拾荒者亲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感受到拾荒者强烈的期望。“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想，但拾荒者的期望在不断上升，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她说。